人民日报海外版
2017年12月25日 星期一
责编：刘发为 邮箱：rmrblytd@163.com

“老风口”传奇

本报记者 **陆培法 阿尔达克**

多次来新疆采访，早就知道有个“老风口”，风大得吓人。到了新疆塔城地区，才知道“老风口”的险恶非同一般人想象。

长达20多公里的老风口路段，常常刮起10级左右的大风，夏季飞沙走石，冬季大风则卷着积雪向来往车辆横冲直撞，道路经常被一米以上的大雪覆盖，使车辆受阻，造成人员伤亡。

“老风口”成了当地公路交通一大危害。

俯瞰“老风口” **资料图片**

昔日“夺命口”

“以前，我们出门的时候，有时候要在腰间系根绳子，并把绳子的一端固定在家中，不然就有可能被风刮走。”62岁的老牧民哈依拉特·窝塔什向本报记者所说的，正是“老风口”真实的过去。

“老风口” 地处塔城地区西北部，位于巴尔鲁克山与乌日哈夏依山之间，也是冷空气从西北进入准噶尔盆地的通道。一年内，出现8级以上大风的日子有150天以上，其风速之高、移雪量之大，为世界罕见，是世界著名的风区之一。

同时，“老风口”的地理位置又极其特殊，上世纪90年代以前，“老风口”是塔城、额敏、裕民三地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。所以，尽管人们明知“老风口”狂风肆虐，知道那里夏天飞沙走石，冬天大雪封山，却不得不铤而走险，一再从这里往返。很多过往的人不幸在“老风口”丧命，因此，人们又将“老风口”称为“夺命口。”

据《托里县志》记载，1966年1月31日，塔城、额敏两县发生强风暴，多人在“老风口”因风雪迷失方向，其中冻死26人，冻伤数人。1978年12月，几名乘客被困“老风口”，两名工作人员前往救援，但由于风雪过大，二人被风刮走10余公里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“这只是记载下来的，其实在‘老风口’丧命的人，数都数不过来。” 老牧民哈依拉特·窝塔什记得，曾经每到冬天，这里总会翻车，总会有人被吹走，被冻死。其中，让他印象最深的是1979年冬天的那场事故。

那日早上，3辆货车停在了他家门口，司机们从车上下来问哈依拉特·窝塔什能否要一碗奶茶。喝茶时，其中一个司机告诉他，他们从乌鲁木齐过来，想经过“老风口”前往托里县送货，休息一下，中午就走。

“我当时隐约有点担心。”哈依拉特·窝塔什想到前几日的暴风雪，便劝司机们留宿一晚再走。因赶着送货，司机们还是拒绝了他的挽留。

“果然出事了。” 哈依拉特·窝塔什叹息，3人开车出发后不久后，暴风雪就越来越大，附近的人都出不了门。“3天后，3名司机才被发现了，其中两个早就冻死了，一个还有口气，但是冻伤严重，送到医院不久也去世了。”

这样的悲剧，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。

如今“新绿洲”

为彻底治理“老风口”风雪灾害，塔城地区启动“老风口”生态建设工程。其中，“老风口”防风阻雪一期工程于1993年立项实施，1999年竣工；二期工程于2000年立项实施，2002年竣工；项目涉及到暴风雪灾害、防风固沙、旱地利用、道路交通、改善环境等诸多领域。塔城地区共出动义务劳工数53余万人次，完成综合治理面积12.6万亩。

经过多年的生态建设，工程区已形成了以乔木树种为主体、防风阻雪林为基本框架、农林牧彼此镶嵌的防护林生态系统，构筑了28公里的绿色屏障。

如今，本报记者在“老风口”现场看到，28公里的绿色屏障内，树木繁茂，道路畅通。据“老风口”生态监测站的资料记载，经过多年造林治理，目前生态区年平均风速为6.0米/秒，比原来减小了1.5米/秒，林带内风速较旷野地区降低30%至40%。

塔城地区“老风口”生态环境建设工程管理中心主任张文斌告诉记者：“之前年年有冻伤，1977年甚至发生数百起冻死冻伤事件，交通状况非常差。经过治理，2010年至2015年间，‘老风口’生态区路段因风雪造成的交通阻断不到5起。”

“1976年，我赶着羊群来这里，来了一看啊，光秃秃的，什么都没有啊！”牧民哈依拉特·窝塔什这样描述他刚来定居时的“老风口”区域。

而现在，“老风口”早已大变样，沙漠变绿洲。项目区草场植被得到了较好的恢复，由单一的旱生植被逐渐过渡到了多样的中生、湿生植被，生态区目前还出现了野兔、狐狸、野猪、野鸡等各类飞禽走兽。

为给“新绿洲”的建设提供不竭动力，“老风口”地区还迎来了风电开发热潮。“老风口”风电场的建设，将对促进北疆环保节能型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。

未来“幸福口”

“老风口”生态区海拔高度500-600米，地势平坦开阔，远离工业污染。经过二十几年的生态综合治理，环境已有较大改善。

张文斌说：“下一新阶段‘老风口’地区的建设目标之一是发展绿色产业，即依托林地资源的生态环境优势，充分利用林下土地资源和林荫空间，发展林下种植养殖业。在林冠下开展农、林、牧等多种项目的复合经营，使农林牧形成良性生物循环链，期望能将林业资源优势转为经济优势，增加林地附加值。”

“老风口”谷底目前有三大旅游特色景点。一是“亚欧大陆内心点”，其四面与海洋的距离均超过2400公里，是亚欧大陆距海洋最远的地方。据统计，平均每天有1000名游客停留于此拍照。另外两个景点是风神庙和平安驿站遗址。据史料记载，清朝年间，驻塔城参赞大臣锡伦及当地老百姓为表示对执掌“老风口”刮风事务的风神的敬畏，上奏光绪帝在“老风口”修建风神庙，在此路段设立平安驿，光绪还亲赐匾额“福佑岩疆”，以求神灵保佑此地。

据了解，下一阶段，“老风口”地区有关部门将深度开发这3个景点，吸引更多的游客，在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，让更多人看到“老风口”的今昔对比。

“老风口”地区的脱贫致富也取得了新进展。“以前我们都是含沙吃土，现在的生活真是变了样。”牧民哈依拉特·窝塔什告诉记者，“老风口”附近的牧民的日子都靠着生态区的建设变得富裕起来了。当初赶着几只羊来到“老风口”的哈依拉特·窝塔什，如今已有近20匹马，上百只羊，早已实现了脱贫。张文斌在一旁听完哈依拉特·窝塔什的话，感慨道：“治了‘老风口’，绿了生态林，富了老百姓啊！”

经过20多年的建设，昔日“夺命”的老风口，早已变成了“新绿洲”。相信不久的将来，更多的百姓会在这里实现脱贫致富，“老风口”会变成真正的“幸福口”。

走基层·看中国⑭

曼西良的『金山梦』

罗平

西双版纳最高峰——曼西良依然保持着原始生态，这里是树的海洋，鸟的天堂，枝连着枝，叶叠着叶。这里是动物们的乐园，没有硝烟，也没有污染。当然，这里最神奇的是保存着中华文化的“活化石”——古茶树，3000多株树龄300年以上的古茶树生长于此，最老的已经1360年，让这里成为云南乃至全国古茶树最集中成片的区域。在“物以稀为贵”的年代，古茶树成为“摇钱树”，曼西良也成为一座“金山”，如何将这一“生态扶贫”的美梦成真，考验着我们的智慧。

中国是茶的“故乡”，有“古茶树王国”之称的云南，是中国茶叶原产地的中心。古茶树是研究茶树起源和利用的活化石，在中国和世界具有唯一性，是重要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，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、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。古茶树的生长环境十分特殊，分布在大雪山海拔2200米至2750米的山腰上，年均温度低于11摄氏度，年降雨量2000毫米左右。目前已发现的海拔最高、密度最大的野生古茶树群落，就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曼西良。

古茶树是中华文化的传奇精品，但是，现状却令人担忧，保护古茶树迫在眉睫。“唯一性”与“不可再生性”是古茶树的主要特征，如今古茶树十分稀少，遭到商业性的过度开发，破坏了数千年来形成的天然生态环境。古茶树的面积快速萎缩，成片的古茶树非常稀少，大多是零星分布，处于自然衰落状态，前景十分堪忧。如果不加以切实保护，继续搞纯粹的商业化开发，也许要不了几年就会将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一珍宝丧失殆尽。

保护古茶树，正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，也是生态扶贫的重要项目，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完美结合。保护古茶树，能够造福后来人，让祖先留下来的“活化石”得以保存。这是一份社会责任，也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好路子。

曼西良茶山 **来自网络**

为了保护这一悠久的民族文化遗产，我早在2002年就从北京前往云南西双版纳，深感古茶树的保护比开发更加重要，呼吁在合理的商业化开发中保护，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古茶树这一稀缺资源，让全社会的爱心人士成为古茶树的保护者，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传承者。这一举动得到了社会的高度称赞，一批热爱中华茶文化的人士纷纷加入，将“爱心行动”付诸“保护古茶树”之中，好比涓涓泉水汇集成浩瀚的江河，让古茶树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得到良好的保护。曼西良的“青山绿水”必将成为“金山银山”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在生态扶贫的道路上结出丰硕果实。

旅游漫笔

黑山初雪

罗昭伦

我喜欢冬天，确切地说是喜欢冬天的雪。

前几日，期待已久的初雪，终于驾着西风急匆匆地赶来，轻轻落入黑山的怀抱。在黑山的崇山峻岭，鹅毛般的雪花漫天飞舞，弥漫黑山的天空，有些急不可耐地尽情的飘着，舞着。轻舞的雪花，像无数小小的天鹅，静静地拥入大地的怀抱。

雪落在树木、枯草、溪流上，一切便呈现出一种柔态，一种从未有过的妩媚。花草树木似乎早已感觉到了，充满了欢快。树枝摇曳着，轻舞着，就连那些岩石几乎也要笑出声来。洁白的雪地，把刚刚过去的夜晚和早晨连接起来了，给人以再生的新鲜感，而不仅仅只是空气。而被夜晚过滤的空气，带着远方的气息，和着遥远的呓语，悠然而来。天地间一片洁白，显得神圣而又静谧。

在雪的安抚下，黑山盖着厚厚的棉被。大山、花草轻轻地叹息了一声，一滴珠泪滚落。没有城市灯火的污染，没有来往车辆的喧嚣，没有熙熙攘攘人流的惊扰。黑山的雪，下得如此酣畅，如此恣肆，整个天空成了它们表演的天堂。或独舞，或群舞，或疾或徐，或南或北，或上或下。如同欢快嬉笑的儿童，又如羞涩内向的少女，轻轻地从幕后走向前台。

走进黑山，嘎吱嘎吱的声音响起，总会有几片雪花飘落到你的眼前。雪地里，孩子们跑来跑去，在上面踏着自己的小脚印。远远地，有人走来了，又走了过去，他并不在意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，只是很坚定地把自己的脚踩在雪地上。他匆匆地走过去了，从这个时空消失，自然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，也没有人记得他是否曾经从这里走过。

雪花顽皮地打在我的脸上，落在我的睫毛上，然后慢慢地融化成一滴晶莹的水珠，为我带来了一丝清凉。望着身边奇妙的雪景，我感慨万千，不由得在心底暗自赞叹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感谢上天在寒冷的季节，派来了冬季的精灵，让这喧嚣的世界暂时安静了下来。

我一向喜欢雪，喜欢没有被污染的雪。在这洁白面前，一切都逊色了。尽情呼吸峨眉山的新鲜空气，心底极为留恋山上那场初雪。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其实，但凡风景绝丽的地方，有雪也罢，无雪也罢，春也罢，冬也罢，始终都是美。不一样的四季，不一样的美，就像峨眉山，如诗，越吟越感到美妙，若画，越看越觉得精彩，是书，越读越耐人寻味。

雪落黑山，散落了一地的洁白，如同绽放的礼花，一团团、一簇簇细密优雅地划着弧线，如同银鹤般在枯树枝桠间肆意地飞舞，飘洒着冬日的浪漫。黑山的雪，是那么的美，美得那么无以绝伦。它心无纤尘，沧桑中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最初的色彩，白得晶莹，白得剔透，把自己一身素妆铺在大地，装点如梦如诗的黑山。它不浮夸也不张扬，只在空灵的夜晚独斟幽情，只在寂寥中静看流年逝去。

左图：冬日雪景 **来自网络**

拉萨的冬天

庞玉生

大昭寺是拉萨最古老的建筑之一，也是来拉萨旅游的人们必去的一个地方。大昭寺广场前，两边的煨香炉桑烟袅袅，旁边两根石柱上贴满了经文。我在人流中感受信徒们虔诚的诵经声，看那转经轮不停息地旋转着。信徒们的脚步总是匆忙的，拉萨大大小小的转经路，都要被他们的身体和双脚丈量。对他们来说，能来拉萨是他们一生的愿望和幸福，只要来到了，亲眼看到大昭寺和布达拉宫，就把自己一生的愿望了结了。

拉萨的天空很蓝，像清水洗过一般。蓝天上，一朵又一朵的白云浮动着。稍稍驻足，会发现在拉萨看云，其实也是一件快意的事。

拉萨的云，不同于内地见到的云彩，这里的云，因为高原气候缘故，似乎更飘逸轻巧。记得在哲蚌寺，进入寺内，想去展佛的山顶去看看，刚爬到半山坡，呼吸就困难起来，但头顶就有白云飘移了过来。似乎伸手就能把这些云朵捉住。如果是站在拉萨河边看云，感觉又和哲蚌寺不一样。站在拉萨河边，感觉天上的云高远起来，但变幻的样子很快，一会儿是头憨厚的小猪，瞬间又成匹奔跑的骏马。

布达拉宫是拉萨最高的建筑，它的显赫地位是西藏任何建筑都比不了的。站在拉萨的任何一个地方，都能看见红山之上布达拉宫巍峨的金顶。作为西藏最重要的文化符号，布达拉宫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。红白相间的宫墙耸立在红山之上。站立在布达拉宫上，常让人产生天地悠悠之感。

在1000多年前，这里曾有一个唐朝的女子，夜阑时分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在眺望自己的故乡，思念自己的亲人。她从踏上拉萨这片土地后，就一直没有再回自己的故乡，也没有再见自己的亲人一面。一个年轻女子，内心要经受多少的煎熬和痛苦。但她以自己的坚韧和毅力，为藏汉两族和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，并受到了藏族人民的爱戴，成为藏族人们敬重的绿渡母。

在拉萨，流传着许多文成公主的传说和故事。在布达拉宫的墙壁上，有一幅反映文成公主和亲的壁画，它向后人们证明着藏汉和好的千年历史，也向每一个来布达拉宫的游客证明着一位伟大汉族女性的不朽青春。

天色渐暗，路边街灯开始亮了起来。这时的拉萨城就有了另一种风韵。夜色灯光里，在宇拓路，会让你感觉拉萨是一座现代而具有万种风情的城市。而在八廊街旧城区，拉萨城又是一位饱经历史沧桑苦难的悲苦老人。

没来拉萨前，天堂二个字对我只是一种遥远的感觉，而现在，我终于感觉到了天堂气息，眼前的一切是如此的纯净。拉萨的冬天，有一种令人流连忘返的天堂之美。

上图：拉萨风光 **来自网络**

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：(8610) 65003109 零售1.5元/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.80元 国内统一刊号：CN11-0066